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一

晉紀三

起上章困敦盡著  
雍涪難凡九年

世祖武皇帝中

太康元年春正月吳大赦

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

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

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

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

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

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

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



斷絕於是船無所礙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壬戌克荆門夷道二城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汎舟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乙丑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杜預進攻江陵甲戌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

人胡奮克江安乙亥詔王濬唐彬既定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驚直造秣陵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大兵既過荆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太尉充移屯項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曷皆降曷翻之子也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



業吳主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  
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戰至牛  
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無戒備  
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  
此宜畜衆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  
自清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  
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  
心駭懼不可復整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  
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犇走兵執萬倍便  
當乘勝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

衆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  
辱乎三月悌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於楊  
荷喬衆纔七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疆敵  
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  
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僞降以緩我非真伏也若捨之  
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揚州刺史汝  
南周浚結陳相對沈瑩帥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  
晉兵不動瑩引退其衆亂將軍薛勝將班因其亂而  
乘之吳兵以次犇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之大  
敗吳兵于版橋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悌



梯不肯去覲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柰何故自取死梯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覲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淚放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爲晉兵所殺并斬孫震沈瑩等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

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惲謂周浚曰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懼今王龍驤旣破武昌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禽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乎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冊檄



通鑑卷八十二  
四十一  
一時俱濟耳。憚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旣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爲上將，見可而進，豈得一須詔令乎？今乘此渡江，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不聽。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衆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執甚盛。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爲衆患苦。及晉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

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遂並起收昏。吳主駭驛追止，已屠之矣。陶濬將討郭馬，至武昌，聞晉兵大入，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濬節，欽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潰。時王渾、王濬及琅邪王伉皆臨近境。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悉送印節詣渾。濬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仲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伉以請降。又遣其羣臣書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英俊展節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使者先送璽綬於琅邪。



王佑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遣信要濬暫過論  
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  
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  
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收其圖籍克州四  
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朝廷聞吳  
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  
也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  
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  
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爲  
朱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爲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

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還以  
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  
華但與吾同耳荀勗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  
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輟轅而吳已降充慙懼  
詣關請罪帝撫而不問夏四月甲申詔賜孫皓爵歸  
命侯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遣使者分詣荆揚撫  
慰吳牧守已下皆不更易除其苛政悉從簡易吳人  
大悅滕脩討郭馬未克聞晉伐吳帥衆赴難至巴丘  
聞吳亡縞素流涕還與廣州刺史閻豐蒼梧太守王  
毅各送印綬請降孫皓遣陶璜之子融持手書諭璜



通鑑卷八十一  
四百十  
璜流涕數日亦送印綬降帝皆復其本職王濬之東  
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款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  
下聞吳亡乃降帝以彥爲金城太守初朝廷尊寵孫  
秀孫楷欲以招來吳人及吳亡降秀爲伏波將軍楷  
爲渡遼將軍琅邪王伷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洛  
陽五月丁亥朔皓至與其太子瑾等泥頭面縛詣東  
陽門詔遣謁者解其縛賜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  
錢穀綿絹甚厚拜瑾爲中郎諸子爲王者皆爲郎中  
吳之舊望隨才擢敘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  
復二十年庚寅帝臨軒大會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

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命侯皓及吳降人皓登殿  
稽顙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  
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  
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  
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而皓顏色無  
怍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孫皓所以亡對曰皓昵  
近小人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  
也它日又問吾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  
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故爲陛下禽  
耳帝善之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



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  
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何惓以渾與濬爭功與周  
浚牋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  
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既失機會不  
及於事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  
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渾  
渾不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  
山公主宗黨彊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  
詔書責讓濬以不從渾命違制昧利濬上書自理曰  
前被詔書令臣直造秣陵又令受太尉充節度臣以

十五日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邀臣臣水軍風  
發乘執徑造賊城無緣迴船過渾臣以日中至秣陵  
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  
將所領還圍石頭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  
臣以爲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不可  
倉猝得就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  
也皓衆叛親離匹夫獨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  
江北諸軍不知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  
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臣愚以爲  
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嫌疑以避咎



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騰周浚書云浚軍得吳寶物又云浚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偽宮浚復表曰臣孤根獨立結恨彊宗夫犯上千主其罪可救垂忤貴臣禍在不測僞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先入皓宮渾又先登皓舟

臣之入觀皆在其後皓宮之中乃無席可坐若有遺寶則浚與渾先得之矣浚等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比嘗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嗜故其宜耳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浚至京師有司奏浚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科罪詔不許又奏浚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詔勿推渾浚爭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廣陵劉頌校其事以渾爲上功浚爲中功帝以頌折濩失理左遷京兆太守庚辰增賈充邑八千戶以王濬爲輔國



大將軍封襄陽縣侯杜預爲當陽縣侯王戎爲安豐縣侯封琅邪王佃二子爲亭侯增京陵侯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爲公尚書關內侯張華進封廣武縣侯增邑萬戶荀勗以專典詔命功封一子爲亭侯其餘諸將及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帝以平吳策告羊祜廟乃封其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王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

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曾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悒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王渾嘗請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杜預還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洧洧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楊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



通鑑卷之十一  
四百六  
爲害不求益也王渾遷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諸葛  
靚逃竄不出帝與靚有舊靚姊爲琅邪王妃帝知靚  
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  
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  
顏誠爲慙恨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  
不向朝廷而坐 六月復封丹水侯睦爲高陽王  
秋八月己未封皇弟延祚爲樂平王尋薨 九月庚  
寅賈充等以天下一統屢請封禪帝不許 冬十月  
前將軍青州刺史淮南胡威卒威爲尚書官諫時政  
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

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濼耳  
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凡州十九郡國一百  
七十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 詔曰昔  
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  
爲一當韜戢十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  
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  
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  
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雅兵是鎮又寧州諸夷  
接據上流水陸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  
山壽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



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  
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漢魏以  
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  
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  
彊獷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  
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  
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  
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  
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  
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二年春三月詔選孫皓宮人五千人入宮帝旣平吳  
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始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  
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  
帝車而后父楊駿及弟玠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執傾  
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踈退山濤數有規諷  
帝雖知而不能改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  
遼西棘城之北號曰慕容部莫護跋生木延木延生  
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  
單于冬十月涉歸始寇昌黎 十二月壬寅高平武  
公陳騫薨 是歲揚州刺史史浚移鎮秣陵吳民之



未服者屢爲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  
威惠並行吳人悅服

三年春正月丁丑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  
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  
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  
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  
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毅爲司隸糾繩豪貴無所顧  
忌皇太子鼓次入東掖門毅劾奏之中護軍散騎常  
侍羊琇與帝有舊恩典禁兵豫機密十餘年恃寵驕  
侈數犯灋毅劾奏琇罪當死帝遣齊王攸私請琇於

毅毅許之都官從事廣平程衛徑馳入護軍營收琇  
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於毅帝不  
得已免琇官未幾復使以白衣領職琇景獻皇后之  
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后之弟也散騎常侍  
侍中石崇苞之子也二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  
愷以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  
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  
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  
如意碎之愷怒以爲疾已之寶崇曰不足多恨今還  
卿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



如愷比者甚衆愷怛然自失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  
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  
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  
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  
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尚書張華以  
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爲三公中書監  
荀勗侍中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  
記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  
因而譖之甲午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鎮撫循  
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統侍帝從容語及鍾

會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統  
免冠謝曰臣聞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  
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漢高祖尊寵  
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  
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  
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  
自謂筭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  
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  
無由生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旣然臣之言宜思  
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帝曰當今豈復



有如會者邪統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  
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  
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  
涉歸於昌黎斬獲萬計 魯公賈充老病上遣皇太  
子省視起居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  
可掩也夏四月庚午充薨世子黎民早卒無嗣妻郭  
槐欲以充外孫韓謚爲世孫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  
諫曰禮無異姓爲後之文今而行之是使先公受譏  
於後世而懷愧於地下也槐不聽咸等上書求改立  
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仍詔自

非功如太公始封無後者皆不得以爲比及太常議

謚博士秦柔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鄧養外孫

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鄆絕父祖之血食開朝

廷之亂原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

更謚曰武 閏月丙子廣陸成侯李胤薨 齊王攸

德望日隆荀勗馮統楊珧皆惡之統言於帝曰陛下

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

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

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

則臣言驗矣帝以爲然冬十二月甲申詔曰古者九



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其揆一也侍中司  
空齊王攸佐命立勲劬勞王室其以爲大司馬都督  
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仍加崇典禮主者詳案舊制  
施行以汝南王亮爲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光  
祿大夫山濤爲司徒尚書令衛瓘爲司空征東大將  
軍王渾上書以爲攸至親盛德侔於周公宜贊皇朝  
與聞政事今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  
方之實虧友于欵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  
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有吳楚  
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歷觀古今苟事

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  
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者庸可保乎愚以爲  
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汝南王亮楊珧共幹朝  
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旣無偏重相傾之執又不失  
親親仁覆之恩計之盡善者也於是扶風王駿光祿  
大夫李熹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帝並  
不從濟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  
顙涕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  
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  
邪乃出濟爲國子祭酒德爲大鴻臚羊琇與北軍中



侯成粲謀見楊玠手刃殺之玠知之辭疾不出諷有  
司奏秀左遷太僕琇憤怨發病卒李熹亦以年老遜  
位卒於家熹在朝姻親故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嘗  
私以王官人以此稱之 是歲散騎常侍薛瑩卒或  
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瑩在四  
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  
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  
二也依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  
微益者第四也溫恭脩慎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  
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

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爲第一乎  
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右僕射魏舒爲左僕射下  
邳王晃爲右僕射晃孚之子也 戊午新沓康伯山

濤薨 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勇太叔  
廣劉暉繆蔚郭頤秦秀傅珍上表曰昔周選建明德  
以左右王室周公康叔聃季皆入爲三公明股肱之  
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諸王侯位在丞相三公上其  
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  
名爲隆寵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  
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建東海也



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專純之子暉毅之子也專旣具草先以呈純純不禁事過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志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及其衰也雖有<sub>一</sub>肅朝代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

而論哉自義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欲獨擅其權而纔得沒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踈爲用此前事之明驗也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帝覽之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且謂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橫造異論下有司策免鄭默於是尚書朱整褚碧等奏志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志等付廷尉科罪詔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科罪庾純詣廷尉自首專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秦專等大不敬



通鑑卷之二十一  
四頁  
當棄市尚書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曰官  
立八座正爲此時乃獨爲駿議左僕射下邳王晃亦  
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粵是議主應爲戮首但  
粵家人自首宜并廣等七人皆丐其死命並除名二  
月詔以濟南郡益齊國己丑立齊王攸子長樂亭侯  
寔爲北海王命攸備物典策設軒轅之樂六佾之舞  
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 三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齊獻王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帝不許遣御醫  
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  
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卧居京邑所益實深不

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攸疾轉篤帝猶催上  
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  
常帝益疑其無疾辭出數日歐血而薨帝往臨喪攸  
子冏號踊訴父病爲醫所誣詔即誅醫以冏爲嗣初  
帝愛攸甚篤爲荀勗馮紆等所構欲爲身後之慮故  
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紆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  
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  
收淚而止詔攸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攸舉動以禮  
鮮有過事雖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  
發 夏五月己亥琅邪武王佃薨 冬十一月以尚



書左僕射魏舒爲司徒 河南及荆揚等六州大水

歸命侯孫皓卒 是歲鮮卑慕容涉歸卒弟刪篡

立將殺涉歸子廆廆亡匿於遼東徐郁家

五年春正月己亥有青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尚書左僕射劉毅表曰昔龍降夏庭卒爲周禍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尋案舊典無賀龍之禮帝從之 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

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敝日滋劉毅

上疏言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

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許

之忌用心百態營求萬端廉讓之風滅爭訟之俗成

臣竊爲聖朝耻之蓋中正之設於損政之道有八高

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

寒門下品無執族一也置州都者本取州里清議咸

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

使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二也本

立格之體爲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



今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灋獨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曾無賞罰之防又禁人不得訴訟使之縱橫任意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而中正知與不知皆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者欲以治民也今當官著効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是爲抑功實而隆空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

宜而但第爲九品以品取人其不能之所長以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而品狀相防七也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亦上疏曰魏氏承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爲一時選用之本耳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咸用土斷自公



卿以下以所居爲正無復縣客遠屬異土盡除中正  
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華競自息各求  
於已矣始平王文學江夏李重上疏以爲九品旣除  
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則土斷之實行矣帝雖善其  
言而終不能改也 冬十一月庚午大赦 閏月當  
陽成侯杜預卒 是歲塞外匈奴胡太阿厚帥部落  
二萬九千三百人來降帝處之塞內西河 罷寧州  
入益州置南夷校尉以護之

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致仕尋卒 戊辰以  
王渾爲尚書右僕射渾子濟爲侍中渾主者處事不

當濟明法繩之濟從兄佑素與濟不協因毀濟不能  
容其父帝由是踈濟後坐事免官濟性豪侈帝謂侍  
中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俊爽恐  
不可屈帝乃召濟切讓之旣而曰頗知愧不濟曰尺  
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愧之他人能令親者踈臣不  
能令親者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嶠洽之孫也

青梁幽冀州旱 秋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

二月庚子襄陽武侯王濬卒 是歲慕容暉爲其下  
所殺部衆復迎涉歸子廆而立之涉歸與宇文部素  
有隙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



帝遣幽州軍討虜戰于肥如虜衆大敗自是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虜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

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魏舒稱疾固請遜位以劇陽子罷舒所爲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夏慕容廆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帥見人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寵寵遣督護賈沈將兵送之廆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 秋匈奴

胡都大博及萎莎胡各帥種落十餘萬口詣雍州降 九月戊寅扶風武王駿薨冬十一月壬子以隴西王泰都督關中諸軍事泰宣帝弟廼之子也 是歲鮮卑拓跋悉鹿卒弟綽立

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太廟殿陷秋九月改營太廟作者六萬人 是歲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帥種落萬一千五百口來降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郡國三十三大旱 秋八月壬子星隕如雨 地震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晉紀四

起屠維作噩盡著雍敦牂凡十年

世祖武皇帝下

太康十年夏四月太廟成乙巳禘祭大赦慕容廆遣使請降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廆謁見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兵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慙深敬異之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彊數侵掠廆廆卑辭厚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徒河之青山冬十月復



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十一月丙辰尚書令濟北成  
侯荀勗卒勗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寵又  
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罔悵人有賀之者勗  
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何賀邪 帝極意聲色遂至成  
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甲申以亮爲侍中大司  
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徙南陽王  
柬爲秦王都督關中諸軍事始平王瑋爲楚王都督  
荊州諸軍事濮陽王允爲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  
軍事並假節之國立皇子又爲長沙王穎爲成都王  
晏爲吳王熾爲豫章王演爲代王皇孫適爲廣陵王

又封淮南王子廸爲漢王楚王子儀爲毗陵王徙扶  
風王暢爲順陽王暢弟歆爲新野公暢駿之子也琅  
邪王覲弟澹爲東武公繇爲東安公覲佃之子也初  
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適宮中嘗夜失火帝  
登樓望之適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  
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竒之嘗對羣臣稱  
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適  
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之謀以太子母弟東  
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逼復以佑爲北軍中候  
典禁兵帝爲皇孫適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



行清素命爲廣陵王傅寔以時俗喜進趨少廉讓嘗  
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乃得  
通之一官缺則擇爲人所讓最多者用之以爲人情  
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優  
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已則  
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趨而欲  
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淮南相劉頌上疏曰陛下  
以灋禁寬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直繩御下此誠時  
宜也然至於矯世救弊自宜漸就清肅譬猶行舟雖  
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

自秦始以來將三十年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  
明聖猶未反叔世之敝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  
無慮乎使夫異時大業或有不妥其憂責猶在陛下  
也臣聞爲社稷計莫若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  
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  
者其執不足獨以有爲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遠古  
今之士深共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誅放其身而國祚  
不泯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  
之敝循周之舊則下固而上安矣天下至大萬事至  
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是以聖王之化執要於已委



務於下非憚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然也夫居事始以別能不甚難察也因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今陛下每精於造始而略於考終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太重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若丞相之爲歲終課功校簿賞罰而已斯亦可矣今動皆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細過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

糾以灋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蓋由畏避豪彊而又懼職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灋在其中矣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創業之勲在於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憑之雖昏猶明雖愚若智乃足尚也至夫脩飾官署凡諸作役恒傷泰過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竊以爲過矣帝皆不能用詔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



通鑑卷八十一  
三百五  
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奚軻男女十萬口  
來降

孝惠皇帝上之上

永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太熙 己巳以王渾  
爲司徒 司空侍中尚書令衛瓘子宣尚繁昌公主  
宣嗜酒多過失楊駿惡瓘欲逐之乃與黃門謀共毀  
宣勸武帝奪公主瓘慙懼告老遜位詔進瓘位太保  
以公就第 劇陽康子魏舒薨 三月甲子以右光  
祿大夫石鑿爲司空 帝疾篤未有顧命勳舊之臣  
多已物故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

不得在左右駿因執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廢  
帝小間見其新所用者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時汝  
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中書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又  
欲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駿從中書借詔觀之  
得便藏去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與會帝  
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領之夏四月辛丑皇后  
召華廙及中書令何劭口宣帝旨作詔以駿爲太尉  
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事詔成后  
對廙劭以呈帝帝視而無言廙歆之孫劭曾之子也  
遂趨汝南王亮赴鎮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



言未至帝遂困篤已酉崩于含章殿帝宇量弘厚明  
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皇帝位大  
赦改元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楊駿入  
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  
百人自衛詔石鑿與中護軍張劭監作山陵汝南王  
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  
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舉兵討駿者駿大懼曰太后令  
帝爲手詔與石鑿張劭使即陵兵討亮劭駿甥也即  
帥所領趨鑿速發鑿以爲不然保持之亮問計於廷  
尉何勗勗曰今朝野皆歸心於公公不討人而與人

討邪亮不敢發夜馳赴許昌乃得免駿弟濟及甥河  
南尹李斌皆勸駿留亮駿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  
曰家兄若徵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庶幾可全咸曰  
宗室外戚相恃爲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  
政無爲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五  
月辛未葬武帝于峻陽陵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依  
魏明帝即位故事普進封爵以求媚於衆左軍將軍  
傅祗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  
從祗嘏之子也丙子詔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預喪  
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關中侯復租調一年



散騎常侍石崇散騎侍郎何攀共上奏以爲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及諸將平吳之功輕重不稱且大晉十世無窮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詔以太尉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傳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聖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竊謂山陵旣畢明公當審思進退之宜苟有以察其忠款言豈在多駿不從咸數諫駿漸不平欲

出咸爲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將失人望乃止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想像破頭故具有白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忠益而返見怨疾乎楊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爲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爲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駿爲政嚴碎專懷中外多惡之馮翊太守孫楚謂駿



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當以至公誠信謙順處之  
今宗室彊盛而公不與其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  
昵禍至無日矣駿不從楚資之孫也弘訓少府蒯欽  
駿之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它人皆爲之懼欽曰楊  
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踈我我得  
踈乃可以免不然與之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  
彰爲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新興張宣子怪而問之  
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  
踈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  
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

子旣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  
也 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適爲皇太子以中書監  
何劭爲太子太師衛尉裴楷爲少師吏部尚書王戎  
爲太傅前太常張華爲少傅衛將軍楊濟爲太保尚  
書和嶠爲少保拜太子母謝氏爲淑媛賈后常置謝  
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從容言於武  
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僞恐不了陛下  
家事武帝默然後與荀勗等同侍武帝武帝曰太子  
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旣還勗等並  
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



通鑑卷八十二  
三百四十四  
悅而起及帝即位嶠從太子適入朝賈后使帝問曰  
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  
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冬十月辛酉以石  
鑿爲太尉隴西王泰爲司空以劉淵爲建威將軍匈  
奴五部大都督

元康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永平 初賈后之爲  
太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  
墮武帝大怒脩金墉城將廢之荀勗馮紕楊珉及充  
華趙粲共營救之曰賈妃年少妬者婦人常情長自  
當差楊后曰賈公間有大勲於社稷妃親其女正復

妬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廢后數誡厲  
妃妃不知后之助已返以后爲構已於武帝更恨之  
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  
而爲太傅駿所抑殿中中郎渤海孟觀李肇皆駿所  
不禮也陰構駿云將危社稷黃門董猛素給事東宮  
爲寺人監賈后密使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  
肇報汝南王亮使舉兵討駿亮不可肇報都督荊州  
諸軍事楚王瑋瑋欣然許之乃求入朝駿素憚瑋勇  
銳欲召之而未敢因其求朝遂聽之二月癸酉瑋及  
都督揚州諸軍事淮南王允來朝三月辛卯孟觀李



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  
以侯就第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駿楚王瑋  
屯司馬門以淮南相劉頌爲三公尚書屯衛殿中段  
廣跪言於帝曰楊駿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  
之帝不荅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  
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  
知必是闔閭豈爲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  
脅之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  
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振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  
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

大柰何燒之侍中傅祗白駿請與尚書武茂入宮觀  
察事執因謂羣僚曰宮中不宜空遂揖而下階衆皆  
走茂猶坐祗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  
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黨左軍將軍劉豫  
陳兵在門遇右軍將軍裴頌問太傅所在頌給之曰  
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  
之頌曰宜至廷尉豫從頌言遂委而去尋詔頌代豫  
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頌秀之子也皇太后題帛爲  
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  
反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手於閣上臨駿府



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廐就殺之孟觀等  
遂收駿弟珽濟張劭李斌段廣劉豫武茂及散騎常  
侍楊邈中書令蔣俊東夷校尉文鴛皆夷三族死者  
數千人珽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可問張華  
衆謂宜依鍾毓例爲之申理繇不聽而賈氏族黨趨  
使行刑珽號叫不已刑者以刀破其頭繇諸葛誕之  
外孫也故忌文鴛誣以爲駿黨而誅之是夜誅賞皆  
自繇出威振內外王戎謂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權  
執繇不從壬辰赦天下改元賈后矯詔使後軍將軍  
荀悝送太后于永寧宮特全太后母高都君龐氏之

命聽就太后居尋復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  
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  
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奉祖宗任至公於天  
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詔曰此大事  
更詳之有司又奏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中書監  
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爲不母  
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皇太后  
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之恩左僕射荀  
愷與太子少師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謀危社稷  
不可復配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



請從是等議廢太后為庶人詔可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尉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為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不許有司復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灋所不容故也柰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乃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有司收駿官屬欲悉誅之侍中傅祗啓曰昔魯昆之為曹爽司馬斬關赴爽宣帝用為青州刺史

駿之僚佐不可悉加罪詔赦之王寅徵汝南王晃為太宰與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以秦王柬為大將軍東平王楙為撫軍大將軍楚王瑋為衛將軍領北軍中候下邳王晃為尚書令東安公繇為尚書左僕射進爵為王楙望之子也封董猛為武安侯三兄皆為亭侯亮欲取悅衆心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遺亮書曰今封賞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凡作此者由東安公人謂殿下既至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怒



衆之所怒者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  
亮頗專權執咸復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  
此天下所以誼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靜默頤神有  
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過尊門冠  
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旣宜弭息又夏侯長容  
無功而暴擢爲少府論者謂長容公之姻家故至於  
此流聞四方非所以爲益也亮皆不從賈后族兄車  
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軍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楚  
王瑋東安王繇並預國政賈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  
后賈氏憚之繇兄東武公澄素惡繇屢譖之於太宰

亮曰繇專行誅賞欲擅朝政庚戌詔免繇官又坐有  
悖言廢徙帶方於是賈謐郭彰權執愈盛賓客盈門  
謐雖驕奢而好學喜延士大夫郭彰石崇陸機機弟  
雲和郁及滎陽潘岳清河崔基勃海歐陽建蘭陵繆  
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  
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牽秀潁州  
陳瞻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輿弟琨皆附於  
謐號曰二十四友郁嶠之弟也崇與岳尤諂事謐每  
候謐及廣成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太  
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瑋剛愎好殺惡之欲奪其兵權



以臨海侯裴楷代瑋爲北軍中候瑋怒楷聞之不敢  
拜亮復與瑾謀遣瑋與諸王之國瑋益忿怨瑋長史  
公孫宏舍人岐盛皆有寵於瑋勸瑋自昵於賈后后  
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衛瑾惡其反覆將  
收之盛乃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  
瑾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瑾且患二公執政已  
不得專恣夏六月后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  
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諸  
宮門免亮及瑾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覆奏黃  
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亦欲因此復私怨

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告以二公潛圖不軌  
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  
其在外營便相帥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又矯詔亮瑾  
官屬一無所問皆罷遣之若不奉詔使軍灑從事遣  
公孫宏李肇以兵圍亮府侍中清河王遐收瑾亮帳  
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拒之亮不聽俄而兵登牆大  
呼亮驚曰吾無貳心何故至此詔書其可見乎宏等  
不許趣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  
中俊又如林猶可力戰又不聽遂爲肇所執歎曰我  
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衛瑾左右亦



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瓘不聽初  
瓘爲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  
瓘輒殺瓘及子孫共九人遐不能禁歧盛說瑋宜因  
兵勢遂誅賈郭以正王室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  
明太子少傅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旣誅二公  
則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瑋專殺  
之罪誅之賈后亦欲因此除瑋深然之是時內外擾  
亂朝廷恟懼不知所出張華白帝遣殿中將軍王宮  
齎騶虞幡出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衆皆釋仗而  
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遂執之下廷尉

乙丑斬之瑋出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  
頌曰幸託體先帝而受枉乃如此乎公孫宏歧盛並  
夷三族瑋之起兵也隴西王秦嚴兵將助瑋祭酒丁  
綏諫曰公爲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猝宜遣人參  
審定問秦乃止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  
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於是太保  
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樞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  
公即奉送章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而  
故給使榮晦輒收公父子及孫一時斬戮乞驗盡情  
僞加以明刑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爵位謚曰文成



封瓊蘭陵郡公謚曰成於是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爲散騎常侍加侍中賈謚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略爲衆望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頠頠贊成之乃以華爲侍中中書監頠爲侍中又以安南將軍裴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與華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秋七月分荆揚十郡爲江州 八月辛未立隴西王泰世子越爲東海王 九月甲午秦獻王柬薨 辛丑

徵征西大將軍梁王彤爲衛將軍錄尚書事

二年春正月巳酉故楊太后卒于金墉城是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賈后恐太后有靈或訴寃於先帝乃覆而殯之仍施諸厭劾符書藥物等 秋八月壬子赦天下

三年夏六月弘農雨雹深三尺 鮮卑宇文莫槐爲其下所殺弟普撥立 拓跋綽卒弟子弗立

四年春正月丁酉安昌元公石鑿薨 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秋八月郝散帥衆降馮翊都尉殺之 是歲大饑 司隸校尉傅咸卒咸性剛簡



風格峻整初爲司隸校尉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  
時朝政寬弛權豪放恣咸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師  
肅然 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拓跋弗卒叔父祿官  
立

五年夏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 荆揚兗豫青徐六  
州大水 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及二百萬人  
器械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庫大調兵器 拓跋祿官  
分其國爲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統之一  
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使兄沙漠汗之子猗柁統之一  
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柁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

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  
及同郡箕澹往依拓跋氏說猗柁弟猗盧招納晉人猗  
柁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衆

六年春正月赦天下 下邳獻王晃薨以中書監張  
華爲司空太尉隴西王泰行尚書令徙封高密王

夏郝散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殺  
北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征西大將軍趙  
王倫信用嬖人琅邪孫秀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  
軍事更相表奏歐陽建亦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撓亂  
關右徵倫爲車騎將軍以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



督雍涼二州諸軍事系與其弟御史中丞結皆表請  
誅秀以謝氏羌張華以告梁王彤使誅之彤許諾秀  
友人辛冉爲之說彤曰氏羌自反非秀之罪秀由是  
得免倫至洛陽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倫  
因求錄尚書事又求尚書令張華裴頠固執以爲不  
可倫秀由是怨之秋八月解系爲郝度元所敗秦雍  
氏羌悉反立氏帥齊萬年爲帝圍涇陽御史中丞周  
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彤嘗違法處按劾之冬十一  
月詔以處爲建威將軍與振威將軍盧播俱隸安西  
將軍夏侯駿以討齊萬年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駿

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月  
處吳人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積弩將軍孟觀以  
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  
驅而不救以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齊萬年聞處  
來曰周府君嘗爲新平太守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  
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 關中饑疫 初  
略陽清水氏楊駒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  
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爲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  
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爲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彊  
盛徙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爲子茂搜避齊



萬年之亂十二月自略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  
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  
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是歲以揚烈將  
軍巴西趙廡爲益州刺史發梁益兵糧助雍州討氏  
羌

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彤夏侯  
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  
亡身爲國取耻彤駿不聽逼遣之癸丑處與盧播解  
系攻萬年於六陌處軍士未食彤促令速進自旦戰  
至暮斬獲甚衆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

按劔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  
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 秋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  
疫米斛萬錢 丁丑京陵元公王渾薨九月以尚書  
右僕射王戎爲司徒太子太師何劭爲尚書左僕射  
戎爲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寀輕出遊放  
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  
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凡所賞拔  
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  
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  
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爲尚書令南陽樂



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行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爲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乂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泰山胡母輔之陳國謝鯤城陽王廙新蔡畢卓皆以任放爲達至於醉往裸體不以爲非胡母輔之嘗酣飲其子譙之闔而厲聲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輔之歡笑呼

入共飲畢卓嘗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入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夫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蓋有飾爲高談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累有微空無



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  
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習因  
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一唱百和往而不反遂薄綜  
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  
所徇名利從之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贊其旨立言  
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  
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  
斯或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  
之級甚者至於裸裎褻慢無所不至士行又虧矣夫  
萬物之有形者雖生於無然生以有爲已分則無是

有之所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  
治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脩也心非事也而制事  
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無爲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  
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淵之鱗非  
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  
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  
哉然習俗已成願論亦不能救也 拓跋猗屯度漠  
北巡因西略諸國積五歲降附者三十餘國

八年春三月壬戌赦天下 秋九月荆豫徐揚冀五  
州大水 初張魯在漢中賓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



依之魏武帝克漢中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爲將軍遷于略陽北土號曰巴氏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賑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劔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賧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賑贍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劔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聞者思之 張華陳準以趙王梁王相繼在關中皆雍容暇習貴師老無功乃薦孟觀沈毅有文武材用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